

城市 野食

周小波／著



作家出版社

长篇小说
本书故事纯属虚构

城市野草

周小波／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市野草/周小波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—5063—2850—X

I. 城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6872 号

城市野草

作者: 周小波

责任编辑: 启 天

装帧设计: 李 栋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—10—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—10—65004079 (总编室)

86—10—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60 千

印张: 12.5

插页: 5

印数: 001—10000

版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063—2850—X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人物表

张群——书商，性格复杂，读书不多，聪明胆大，但几经挫折，最后还是害在女人手里。

刘倩——王克杰的妻子，张群的情人，为了还情到香港发展，谁也没想到，她竟成了香港富商的妻子。

王克杰——张群的同学，离婚后到陕北采油，掘了第一桶金，后成为某集团公司董事长。

马义——某出版社副社长，张群的同学，后被免职去了香港，做了五大洲出版公司的老板。

主编——《莽西北》杂志主编。

老随——某出版社编辑，买卖书号的掮客。

杨芬芳——张群的妻子，后在海南做起了老鸨。

小扣——书刊圈子里的交际花，三个折扣就和人上床，但事出有因。

李天成——香港老板，亿万富翁，后与刘倩结婚。

李少东——某出版社社长。

明明大姐——打击非法出版物办公室负责人。

叶子——小扣的表妹，张群的知音，在他最困难时出现了。

阿钧——张群的得力助手，帮助他打拼天下。

苏萍——出版社秘书，阿钧的女朋友。

阿雷儿——书商，骗了阿钧的一笔钱去了洪都拉斯，回来时，腰缠万贯，有恩报恩有仇报仇。

老鱼头——海南某村村长。

大老刘——司机。

杜皮——某出版社编辑，为人阴险，后被开除。

饭桶——真名樊小通，北京书商，被阿雷儿报复，染上毒瘾。

梁伍——广州书商。

鬼子曹——书商，因犯法被抓并重判。

阿旗——书刊圈子里的“叫化子”，大嘴吃四方。

大黑，二黑——王克杰的马仔。

曹三——杨芬芳的助手，但也是背后策划者，东窗事发后卷款潜逃。

第一章

黑森森的狱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了。

撞击声还是把张群吓了一跳，心不由自主紧紧地一收，小腿随之一阵哆嗦，他赶紧大步跨出黄色警戒线。他的脑子里还残留着大铁门上闪着青光的拇指粗排列整齐的铆钉，以及履带碾在青石板上般嘎嘎作响的声音。

张群的头发短茬，能让人看见头皮发青的颜色，像是麦秋后刚收过麦子的土地一样，虽然不济但还算整齐。他中等的个子，脸上略微带有一丝英气，但还是有些苍白。不用说，那一定是缺少阳光照射的缘故。他穿着一件质地上好的湖蓝色衬衣和一条烟灰色长裤，这对于穿了三年囚服的他显然还不习惯，甚至有些别扭。衣裤都被压皱了，并散发出微微的霉味。他弯下腰捋了捋裤腿想把皱褶处拉平，没有成功，那已经皱了整整三年了，岂能轻易拉平？

头顶上，乌鸦呱呱刺耳的叫声，使他不禁皱了皱眉头。他取下断了腿的用橡皮膏固定住的眼镜，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，手搭凉棚眯着眼向天空望去。只见兔唇一般的碉楼顶上，停着一只毛色黑白相杂的花鸟鸦，在阳光的衬映下竟变换着各种颜色，显得有些刺眼。他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，嘴里嘟哝着：

“晦气。”

出门不利，他心里顿时泛起了酸楚。整整三年的牢狱生涯，使他

◎ 城市野草

看上去显得老多了。墙内沙丁鱼罐头般的空间，被一道高高的蓝幽幽的电网隔开，那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。外面的天空真大啊，空气多自由，鸟儿在天空自在地飞翔。他低下了头，顿时觉得有些眩晕。

张群往上耸了耸背囊，耷拉着脑袋，一脸茫然。他有气无力地往外走着，心里盘算着这出狱的第一天该如何度过。是先去美美地吃上一顿？还是包上一个房间踏踏实实地睡一觉？或是在大街上在人群中走上整整一天，以此来解除铠甲般裹着的孤独？三年来，没有一个朋友和亲人来探望过他，这使他不免有些惆怅，或者是一种悲哀。

他正努力想着，一位身穿长裙的女人映入了眼帘，白色的裙裾在风中轻柔地飘动着，像是大海洋流中的水草。她怯生生地站在路边，一副宽大的墨镜遮着脸，雪白的布满小肉坑的双手斜搭在小腹上，以防过大的阵风使自己春光泄露。

张群用异样的眼神一睽，这是三年来第一次看见女人。顷刻，全身漫开了彻骨的痛楚，然后集中成一点停留在心口上。他脑子木木地搜寻着记忆，猛然间醒悟，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奔腾了起来，仿佛要从指间飞出。

他短促、贪婪地呼吸着，激动得眼前有些发黑。

不过，他还是努力控制了一下自己，往前快走几步。一把捞起了那双细白如琼脂般的手，感受着她身体的柔软，感受着自己的手和她接触中那巨大的差异和电流。

嗨，我没来找你，你却主动送上门来了。奶奶的，还算够意思。张群杂乱地想着。

张群粗鲁地摘下了女人架在鼻梁上的墨镜，那女人眼里盈满泪水，扑动着长长的睫毛，似乎尽力掩饰着极度的不安。女人毫无来由地觉得一阵羞涩，脸微微红了，她知道眼前的男人还爱着她。不过，有一点她不敢肯定，就是这男人是否还像从前那样，敢为她而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
“我离婚了。”女人低头幽幽地说。她是张群中学同学王克杰的妻子，叫刘倩。

张群眉间微微一跳。

“等你好久了。”女人的泪簌簌落了下来。

“你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张群搂着女人的腰向街口走去。柔软而光滑的臀部，在他滚烫的手的拥围下微微颤动，那女人有些发软，身子发沉，紧紧地斜靠过来，白皙的胴体像是装满了烈性酒。张群觉得沉寂了三年的欲望之火被这女人轻易地点燃了。

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。

他俩相拥着走到熙熙攘攘的街口，张群急匆匆地招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，打开车门用力把女人拥进了车内。女人拢了拢盘在脑后的长发，觉得有些乱，索性解开了发夹，长发如瀑布般地流到了肩上。

张群指尖夹着两张百元大票，从后排的铁栅栏中递给了出租车司机：“哥们儿，把后视镜翻上，随便去哪里。”

车一会儿就驶上散发着泥土香味的乡间小路，坑坑洼洼的路使车子死劲摇晃了起来，犹如一只大摇篮。

邓丽君那靡靡的声音从走调的录音机里渐渐弥漫……

女人的心中开满了诡异的七色花，此刻它濡染了每个细胞，那份懒洋洋的爱，突然变得凶猛了。原始的野性从心底里孳生，那些野性曾经像洪水般冲垮过理智的大门，而今更加肆无忌惮了。水草一样扭动的腰肢使张群血液上涌不能自己。

太突然了，来得太激荡了。

三年来毫无音讯的她，今天突然出现在面前。张群什么也没去想，也许三年来想得太多了。在狱中他常收到外面捎来的替换衣服，凭着衣上那股女人特有的体香，张群猜想一定是她送来的。这女人也许没忘了他，但他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来探望呢？哪怕来了只有片言只语。张群想到这里，便毫无顾忌地一把将女人拥入怀中，恶狠狠地搂着亲着。那双因劳改而变得有些粗糙的手，使劲拿捏着享受着女人如水的身体，那女人在他臂膀中仿佛融化了，腰肢扭动了起来。柔软的

◎ 城市野草

嘴冰凉冰凉的，发出“嚤嚤”的声音。张群贪婪地吸着那股让他迷醉的女人味，那女人也同样回报着，同样激情四溅。

张群一把抱起女人，重重地将她搁在自己的腿上，洁白的长裙如百合花一般张开了，女人幸福地呻吟着。顷刻，一股热流击穿了张群的脊髓。

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两人精疲力竭的汗味……

是个没有日头的阴天。

西北那个灰扑扑的古城，被遮天蔽日的黄土笼罩着，在张群的眼里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魅力。一阵揪心的痛楚使张群脸色苍白，此刻，他只想早早地逃离，愈远愈好。张群的脚步很快，在人头攒动的火车站，推开人群往里钻，刘倩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臂，生怕再一次失去他。他们高价买了两张去云南的火车票，逃也似的离开这座伤心的城市。

火车喷放着灼热的蒸气，拉响了汽笛后，徐徐驶出城市。张群把狱中带来的包往车窗外死劲地扔了出去，嘴中狠狠地蹦出一句：

“妈的，见鬼去吧……”

火车隆隆的声音催着疲惫的他们昏昏欲睡。张群半靠在卧铺的底座上，刘倩那软软的身子紧紧依偎着他，甜甜地睡着了，那慵懶的睡态是他三年前所熟悉的，如今却踏踏实实归己所有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残酷的笑意。

昨天她辞去了军工厂的工作，决意要跟随身边的男人浪迹天涯，她说为了爱情她愿意。张群看着那张漂亮而毫无瑕疵的瓜子脸，挺直的鼻梁，长长的睫毛，鼻翼在富有性感的嘴唇上翕动着。女人如藤蔓一般地缠住了张群，欲望的痛楚就是生命强有力的节拍，孤独中长久的等待，等待中剜心的痛苦，一旦打开了情感的闸门，那必将如同洪流一泄而尽。

刘倩扭了扭身子，无意间勾起了张群又一次野性的冲动，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伸出了手臂将她紧紧地揽在怀里。在薄薄的被单下他的手无法安分，不停地摸捏着，像是享受着一顿大餐。他的眼睛却望着窗外瞬息而过的景象，不禁沉浸在往事的回想之中……

张群的家住在江南运河边一个美丽的城市，一九八二年，凭着他在老城区一个非常好的档口，他辞去了工作，做起了小报买卖。在当时文化贫乏的年代，他的买卖竟像发传单一样痛快。两年下来略有了一些资本，真别小看了这三五角钱的报纸。

一日，张群在路上碰到了中学的好友王克杰，他瘦高个子，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窄窄的金丝边眼镜，文质彬彬，一脸的书生样。几年前，他去北方一所著名的工大读书后，二人就没有再联系。

路上的不期而遇使他们兴奋不已，颇有点臭味相投。他们找了家酒楼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，三杯两盏下肚后，克杰的话越来越多，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妻子刘倩。

张群得知克杰在校时，与校花刘倩谈上了恋爱，如火一般的爱情，使他们如胶似漆，还一不留神怀孕了。作为在校生，这还了得，在当时，不啻是犯下了天大的错。双方的父母托熟人说情，全校通报批评，使他们面子丢尽。虽然学籍保住了，可毕业后分配就惨了，被发配到了西北。

克杰被分配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叫《莽西北》的地方刊物工作，而刘倩却分配到了另一个城市，好不容易才调到克杰身边，在一家工厂当统计。他们怀才不遇，低微的薪水使他们月月捉襟见肘。刚读大学时那远大的理想、鸿鹄之志，早已化为乌有。浪漫也趋于平淡，整天关心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按他的话说就是生命从此不再张扬，不再辉煌。

他们的《莽西北》杂志也一样，被西北的天气冻住了。

谈话中张群如猎狗般嗅到了商机。

“克杰，你们的杂志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够呛，可能要被砍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每期才发四千册，还全是赠送的，这样下去谁亏得起。”

“有没有兴趣让咱们去赌一把，保住这刊物。”

“怎么赌？”克杰饶有兴趣地问道。

◎ 城市野草

张群滔滔不绝地谈了自己的想法，他舞动着手势，宛如当年隆中对时的诸葛亮。说得克杰踌躇满志，自己的心情也亢奋起来。

与王克杰彻夜长谈后，第二天他们就直奔西北。

过了长江眼前绿色尽失，黄色的莽原书写着奔放的情感，狂风夹着黄土卷着雪粒如奔腾的野马，扫荡着宽阔的高原，尽管它有史诗般的雄壮，但也掩饰不住它骨子里的荒凉。车厢里却是暖暖的，充满了各种异味。克杰苍白的脸有些病态，只有谈起他妻子时，脸上才泛起一丝红晕……

克杰的家在老城区，破旧的两室一厅，摆设显得有些寒酸。克杰虽然不止一次地描述过妻子的漂亮，可当张群在这窄小的房间里见到女主人时，她的美艳和风度还是让张群惊呆了，与她握手时似乎有些失态。

怪不得克杰为了她宁可不要前途，张群这样想。

尤其是女主人对他那嫣然一笑，使张群老半天回不过神来，睡在床上，他还痴痴地想着这一场景。当然，朋友之妻不可欺，这一点张群还是知道的。

第二天，克杰便请来了主编私下与张群在他家接触了。

坐在沙发上的主编气色不太好，他慢慢地啜着花茶。到克杰家来他是有顾虑的，想承包他们杂志的人不少，无非是要求黄一点露一点，凶杀色情多一点。可这些人都会被一一挡回，他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当儿戏。上午开了编委会，他本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可七嘴八舌分歧很大，这使他反而拿不定主意。若不把发行量搞上去，刊物眼看将被砍掉，作为主编能不着急吗？克杰说他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忙，主编将信将疑，不过为了刊物的前途，他觉得有必要来会会这位“朋友”，看到底是何方神圣。

屋里弥漫着家的温馨。

刘倩做得一手好菜，看来是个过日子的好手。菜很快就做齐了，一大盘红烧羊肉散发着微醺的香味，引得张群直咽口水。刘倩招呼大家落座，克杰开了瓶剑南春给大家斟上，醇醇的酒香味在空气中

弥漫着。

“来，大家动手，别客气。”女主人落落大方地招呼着。

其实大家都没有心思喝酒，各自在心里盘算着。张群猜出了主编的顾虑，毕竟官场上滚打了多年，这个当头羊的确很难做的。

漫无边际聊了一会儿家常，切入主题后主编沉默了，话题确实有些难于启齿，自己堂堂一个主编和一个个体户谈什么杂志的命运，岂不滑天下之大稽。可杂志社的处境已危机四起，严酷的命运，何去何从已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

酒过三巡后，没想到一直沉默的张群借酒壮了胆，猛地蹦出了一句话，让克杰和刘倩大吃一惊。

“我想我这次来对了，我能救你们。”

张群点了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徐徐地吐出，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主编的反应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主编不动声色，他的城府很深，高度近视镜后，藏着一双睿智的眼睛。几十年的官场生涯，也算是如鱼得水，但到现在才知道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。一种无形的压力像网一样撒下，直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近来他频频失眠，眼镜后发青的眼袋能说明一切。

张群心想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成与不成也就看这一招，他提高了声调：“我不来虚的假的，也不绕圈子。说对了，我们商量合作，说错了，我拍拍屁股明天就回家。”

主编笑了笑说：“没那么严重吧，你和克杰是好朋友，我没理由不相信你。”这话是甩给他们两人听的，听着挺顺耳，其实反手把责任推给了克杰。

张群嘿嘿笑了笑，真是老狐狸，可我是个猎人哦。

“没有我的帮助，那你们就将失去最后的机会。如今书报杂志大整顿，利害关系我想你们比我更清楚。要走出低谷、走出困境，那就得改革，抛弃以前的旧有的模式，闯出一条新路来，而且要立足于不败。”

张群深深吸了口烟，手指轻轻地弹着烟灰，看了一眼大家说：

◎ 城市野草

“等着？那代价太大了，只是死路一条——解散，刊物停办。”

张群的头扭向主编，见他的脸色有些难看。

“当然，你可以另行分配，但你的手下呢？他们将面临着失业，你将成为败军之将又何用可言。”

这番话显然触到了主编的痛处，他脸上连皮带肉猛地一抽，只一瞬间便掩饰过去了。

张群看着思考着的主编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。

“不过，话要分开来说，你一定考虑得更多更仔细更周全。不去搏一下你一定不会甘心的，哪怕失败了都虽死犹荣，还会落得个好名声。现在是该英雄一回了，躺着等死这不是你们西北人的性格。”

他将了主编一军。

“说的不无道理。你有什么好想法？讲讲你的思路吧。”主编并不想把这本杂志的命脉，托付给一个搞图书二渠道批发的个体户，那实在是放心不下的事，但事既如此，先听听这位仁兄的高见，也许能险中求胜呢。

张群想了想接着说：

“《莽西北》我仔细地看过了，恕我直言，这刊物内容太单一、太传统，文艺性太强。当然，文艺性强不是不好，但作为一个地方性刊物，你们肯定比不过全国性的大型刊物，比如《收获》、《当代》等等，不管在财力上或是稿源上都远远不及。因此，要让《莽西北》重生，只有打破旧框框，走出旧思路，上一些大众化的通俗作品，内容有趣些，情节曲折点，能吸引众多的普通百姓，以他们为基本消费群，争取一个更广大的消费层面，这样发行量就一定会上去。”

“按你的意思是搞一些黄色的内容？”

这是主编最担心的，与其这样还不如来个自保晚节，他微微皱了皱眉头。

张群看出了他的担心，该给他吃些定心丸：“当然，绝不能出格，我们不要很露骨的色情凶杀，主要侧重言情或纪实性强一点的题材。另外要注重刊物自身的宣传，注重封面包装，以一个崭新面目出现……”

张群滔滔不绝地分析解说，思路清晰、有条不紊。三个人惊诧地看着他。

“你比我们更了解自己。”主编笑着拿起了酒杯。

张群和他碰了碰杯说：“旁观者清嘛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你们如果接受我的策划，而且又放心我，《莽西北》的发行我承包了。在这里我夸个海口，每期发行二十万册，亏了由我承担……”

“那怎么可以呢？”不吸烟的主编也拿了支烟点上，第一口就被呛着了，咳得满脸通红。

张群拿起棕色的公文包，从里面抽出一张存折：“我说话算数，可以拿它抵押在你们这里。”

“我会考虑的，让我们再讨论一下，你的想法还是很有创意的。”主编还是挺心动的，这小子确实与别的书商不同，有点意思。

“先喝酒。”主编拿起了刚才放下的酒猛地喝了一口，压一压呛了的嗓子。他在想：一则，对于来人，自己还不了解，自己虽是一介文人，社会的复杂性还是知道的。二则，不想让对方看出自己真的走入了困境。也许这可能是最后的路了，但不能轻易表态，天平上的砝码绝对不能向张群那边倾斜。主动权落在对方手里，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。

刘倩一手托腮，另一只手转动着手中的筷子，水灵灵的眼睛出神地看着张群，真好玩。

张群这番气势汹汹有张有弛的谈话，使刘倩觉得很新鲜，也很有兴趣。可克杰却吓出一身冷汗，他担心张群对《莽西北》的这番评论会使主编不高兴。如果开罪了上司，自己的麻烦就大了。还好，席间张群举杯岔开了话题，他不能给主编太多的压力，更不能让他看出自己的打算，看出自己的迫切。张群拿捏得很准。

主编似乎有些动心。

也许，男人自信的神态常使女人入迷。刘倩觉得张群与克杰有非常大的区别，他处处以自我为中心，甚至自信得有些使人发痒。刘倩

◎ 城市野草

对这个男人有了最初的看法：

粗鲁不乏机智，直白不乏才识。

几天后，张群挺胸凸肚踏进了《莽西北》杂志社的大门。

主编给了他一个单独的办公室，为的是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，让他以最大的限度帮助《莽西北》渡过难关。这个赌注似乎大了一点，但主编知道自己实在没有退路了，上面已经在讨论人员的去留问题了。

《莽西北》的发行由张群全额承包了。编辑部在克杰的坚持下改变了思路，张群也承诺了重赏，这部老掉牙的机器总算是运转起来了，编发了一些质量相当不错的通俗小说。连主编都啧啧称赞，这么多年了，就单期而言这本是最好的。他心里暗暗骂道：要是这帮孙子早就这样那该多好，哪来这么多麻烦，难道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？他心里不无怅意。

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

封面由美院最好的设计师设计，虽然价格不菲，但它在俗与不俗之间巧妙地结合了，就是既烫嘴又不愿意吐出来的那种感觉，按主编的话就是此期光彩夺目。

张群说这是头牌。话是糙了点，理是对的。

第二个月出刊了，发行量直逼六十万册，由于印刷厂张群控制着，他学了孙子兵法中化整为零的谋略，《莽西北》杂志分别在几家工厂同时印刷。

张群只给杂志社上报了许诺的二十万册，利润如期进账，就这样也乐得主编合不拢嘴。他根本不会想到，另四十万册张群悄悄地打了闷包，运到长沙黄泥街书市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全国发行了。

大笔烫手的钱落入了张群的口袋，他把二十万册自己该得的利润拿出大部分发了奖金，编辑部上下都摆平了，人人都像过年一样，主编还特意开了庆功会。

那天，抠门儿的主编破天荒地大方了一回，请了张群和克杰，他

们在一家叫老汤锅的饭店里吃了涮羊肉。水气蒙蒙的店里居然还吃出了气氛，主编的一番跌宕起伏的话，听得克杰和张群心惊肉跳。

酒过三巡后主编说：“今天，文化局的一位领导找了我，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通。”主编的高度眼镜片上积满了水珠，一点也看不出他的表情。

“为什么？”张群有些紧张，生怕刚找到的财路被拦腰斩断，枉费克杰和自己的一番心血。

“说我给纯文学抹黑，是文学的败类。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？”克杰有些着急。

主编看着他们紧张的表情，爽朗地大笑了起来：“他们站着说话也不腰疼。妈的，《莽西北》发不好时要批我，说我无能，把文学带到了死胡同。发好了还是要整我，说我过分，践踏了文学，把文学庸俗化，说我们都成了地摊文学。”

张群和克杰面面相觑。

“你们猜我当时怎么办了？”主编得意了。

“怎么办了？”克杰心急地问道。

“我拿钱给他们砸傻了。我把支票拍在他桌上，他的脸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。哈哈……蔫了。”

主编得意忘形，喝了口酒接着说：“真他妈痛快，这是我这辈子最痛快的事。钱真能通鬼神，后来他居然改口说我们顺应了改革的路子，还说刚才的话是玩笑。真他妈舌头没骨头。”

主编从张群这里拿了一支烟，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，他弯下腰把它拣了起来，用嘴吹了吹，笨拙地点燃了它，烟和雾已经分不清了。

主编接着说：“他问我《莽西北》发行量怎么会一下子上去了，我说他妈的都是你们逼的，我三顾茅庐请了诸葛亮。”

张群抿嘴笑了，他觉得粗话从文人嘴里出来，那又是另一番味道。

顺顺利利地出了三期杂志，没想到第四期时出事了。而且，事情并不是出在刊物的本身……

◎ 城市野草

张群的腰包越来越鼓，他出手更大方了，大把大把的钱花在克杰夫妇身上。家重新装修了，买齐了全套的家用电器，一水的日本高档进口货。只有百来元工资的克杰汗颜了，既然是老同学，他也就笑纳了。从此他们的关系更铁了，但他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这种关系建立的基础。

准备出第四期《莽西北》的一天，克杰要去成都开一个全国性的书报刊会议。这是第一次邀请他们这不知名的刊物，全社都非常重视这个会议，安排好了迎战的阵容，这可是向全国推出自己的绝好机会。全社都为此欢欣鼓舞，这种喜悦是来自内心的喜悦，因为别人已经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自己，从此将上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克杰回家整理着行李，他的心里现在充满了快乐，一种成就感毫不掩饰地体现在脸上：“张兄，我和主编去成都开会，可能要待上一段时间。”

张群不以为然地“嗯”了一声：“克杰，这几天我搬出去住吧。”他觉得克杰不在，住在他家会有些不便。

克杰理完了行李直起身子，看了张群一眼说：“不用了。我和你谁与谁啊，再说刘倩这两天身体有些不舒服，你也有个照应。”

克杰执意让张群留下，自己挥了挥手走了。

张群突然觉得自己陷入了很尴尬的境地，心里有些打鼓。自己和一个漂亮女人同处一室，就像是一只饿极的狼，隔着玻璃看着无辜的小白兔，他怕自己睡不踏实，更怕管不住自己，因为自己并不是柳下惠。

当天晚上，张群从印刷厂回来已半夜了，在楼下就看见客厅的灯亮着，上楼开门看见刘倩蜷缩在沙发上，全身裹着毛毯，脸色苍白，冷得直发抖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张群关切地问道。

“我好像要死了。”女人发出病恹恹的声音。

“赶紧去医院。”

“我实在动不了了，再说这么晚了。”刘倩乏力地说着，声音有些沙哑。